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

宋 司馬光 編集

元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一

原柔兆浹灘一年石氏自代北從晉王起太原既又以太原起事而得中原太原治晉陽契丹遂以晉命之故國號

晉爲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

諱敬瑭姓石氏其父臬振雞本出於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姓石不知其得姓之始五代會要曰晉既得天下祖

衛大夫
石碯

天福元年

是年十一月方改元即位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吳命徐知誥爲大元帥見

上卷上年
冬十月

以幕職分判使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丁未。唐主立子重

美爲雍王。

雍於翻○癸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唐主以生日爲千春節五代會要曰帝以唐光啓元

年正月十三日生。既以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上時帝醉曰。

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三月丙午。以翰林

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胤孫性謹懦。中書事多

凝滯。又罕接賓客。時人目爲三不開。謂口印門也。○石敬瑭盡收其貨

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

與近臣從容語曰。唐主好與近臣夜語見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

流言不釋。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

同僚呂琦曰。李崧時與呂琦同入直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

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

屢求和親。但求薊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贊華契丹主阿保機長子也

長興元年求薊刺見三今誠歸薊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

緡遺之。

遺唯季翻

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

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

相息亮翻

遂告張延朗。延朗曰。

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

言什省其九

計無便於此者。

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捃拾以供之。

捃居運翻

它夕。二

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

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

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尙公主。何以拒之。

唐自太宗以宗室女爲公主。下嫁諸蕃。謂之和蕃。公主其後回。

紇有功於中國。至屈帝女以女之。

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

戎昱唐人。也能

詩漢元帝以王昭君嫁匈奴。後人憐之。競爲歌詩以言其事。

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

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尙乳臭。卿欲弃

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

養士謂養兵也。言其欲割養兵之財以和蕃。

其意安

在。二人懼。汗流浹背。

浹即協翻

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爲虜計也。

爲于僞翻

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詬責不已。

詬古候翻又許候翻

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

呂琦強項。肯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

何爲。

治直翻

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

罷使出就所舍

自是羣臣不敢復

言和親之策。

復扶又翻

丁巳。以琦爲御史中丞。蓋疎之也。

呂琦爲唐主所親事始二百七十七

卷明宗長興元年御史中丞居外朝不得入直禁中故曰疎

○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爲太

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馬徐玠。爲元帥府左右司馬。○閩

主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爲皇后。

即李春驚也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

煦呼句翻

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

蒙州本漢蒼梧

郡之荔浦縣隋分荔浦置隨化縣唐武德四年改爲立山於縣置荔州尋改爲恭州貞觀八年改爲蒙州州東蒙山山下有蒙水人多姓蒙故

也宋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屬昭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

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化華戶逆希範於全義嶺全義嶺在

桂州全義縣謝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戎入境治直吏翻煩殿下親涉險阻

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灑所買翻又所賣翻希

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治直吏翻行下

無它言無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爲希範殺○高從誨遣使

奉賤於徐知誥勸卽帝位高從誨以區區三州介居唐吳蜀之間利其

夫○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羸倫乞解兵柄移它鎮

兵柄謂北面馬步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暉李崧呂琦等皆

力諫以爲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請急請薛文

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

自聖志。諺魚變翻。斷丁亂翻。羣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

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悉薦翻。河東事情。凡在清泰朝野。之人誰不知者。其所以重於言。重於

發懼言之則發大難之端。在己而無以善其後耳。清泰主鬱鬱於此久矣。薛文遇一言當心。遂決然而不顧。先是術者言國

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先悉薦翻。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

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御筆親除。付外行者。

謂之除目。其經宰相奏擬而行者。亦謂之除目。辛卯。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

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宋審虔從唐主起於鳳翔。故欲以之代敬瑭。制出。兩班

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兩班謂文武官班。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為西北

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趣讀曰促。天平節度治鄆州。鄆音運。敬瑭疑懼。謀於將

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唐主此言當在即位之初。敬瑭入朝遣還鎮時。

也。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

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觀敬塘此言則求援於契丹者本心先定之計也桑維翰之言正會其意耳幕

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塘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

塘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

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稱舉也帝

業可成。柰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

卽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古語有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

與虬同然卒以河東復授公。卒子恤翻復扶又翻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

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

此非首謝可免。首式又翻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

落近在雲應。契丹牙帳自明宗長三年屯捺剌泊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

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先是朝廷疑敬瑭。先悉以羽林將軍寶

鼎楊彥詢為北京副留守。寶鼎縣屬河中府漢之汾陰縣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祀汾陰獲寶鼎由是更名九域

志宋大中祥符四年改寶鼎為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

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

保之。汝輩勿言也。按薛史稱楊彥詢為全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

瑭反。并潞二鎮接境故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許王從

之子也。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

下皆知。謂敬瑭盡殺閔帝從騎獨置帝於衛州也事見上卷清泰元年鄂王即謂閔帝潞王入立以太后令降閔帝為鄂王許王

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

陳使。陳讀曰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為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

安審琦為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為步軍都指揮使。以

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爲壕寨使。

相悉亮翻監古銜翻

丙午以張敬達爲太原四

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爲副部署。

爲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張本

丁未

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爲太原四面招

撫排陳等使。光遠旣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

漢置千乘國後改樂安郡

隋廢樂安郡置千乘縣唐屬青州九域志千乘縣在青州北八十里乘繩證翻

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

晉安鄉在晉陽城南薛史晉安寨在晉祠南

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

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與之有舊。

安氏羣從與石敬瑭本皆代北人

先是

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

先悉薦翻馬邑縣屬朔州

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

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

說式芮翻石敬瑭加中書令故

稱爲令公長知兩翻

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

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

掠百井奔晉陽。帥讀曰率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彊而歸弱。對曰。元

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

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石敬瑭身為帝婿可謂親矣。官為中書令建節總兵專制北面

可謂貴矣况疎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西

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歐史安重榮為振武巡邊指揮使帥步騎五百奔晉陽。帥讀曰率

下同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為寧國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石敬

瑭既不受代故使宋審虔領節掌宿衛審虔唐主鎮鳳翔時牙將○天雄節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

驕縱。劉延皓唐主后弟奪人財產。減將士給賜。宴飲無度。捧聖都虞候張令昭

因衆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癸丑未明。帥衆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

走。亂兵大掠。令昭奏延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以撫安士卒。權領軍

府。臣以之以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貶。皇后為之請。偽于

后考異曰廢帝實錄延皓皇后之姪按薛史唐餘錄云后姪今不取

六月庚申止削延皓官爵歸私第○辛酉吳太保同平章事徐景遷以

疾罷以其弟景遂代爲門下侍郎參政事○癸亥唐主以張令昭爲右

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調徒且受新命尋有

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實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

之令昭殺使者甲戌以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爲天雄四面行

營招討使知魏博行府事魏博恐當以張敬達充太原四面招討使以

楊光遠爲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爲天雄軍四面行營副招討使

○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民

間井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

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重直龍翻從才

薛史七月己丑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廢帝實錄云石諱姝男尚食使重父供奉官重英與薛史不同按重實錄誤瑭子即位後爲張從賓所殺并族所匿之家○庚寅楚王希範自

桂州北還

四月至桂州七月方還還從宜翻又如字

○雲州步軍指揮使桑遷奏應州節度

使尹暉逐雲州節度使沙彥珣收其兵應河東丁酉彥珣表遷謀叛應

河東引兵圍子城彥珣犯圍走出西山據雷公口明日收兵入城擊亂

兵遷敗走軍城復安是日尹暉執遷送洛陽斬之○丁未范延光拔魏

州斬張令昭詔悉誅其黨七指揮○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

虎北口在汾水北彰聖軍本洛城屯衛兵也先是分屯懷州又自懷州發赴張敬達軍前敬達又發之戍虎北口

其指揮使張

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

丹

間古竟翻使疏吏翻時張敬達在代州雲應兩鎮亦不從敬瑭故遣使從間道趨契丹帳

今桑維翰草表稱臣於

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

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

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他日卒如

劉知遠之言爲契丹入中國張本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喜中國有豐白其母曰：兒比

夢石郎遣使來。其母卽述律太后今果然。此天意也。自是之後遼滅晉

西越益寧南盡交廣至于海外皆石敬瑭捐割關隘以啓之也其果天意乎乃爲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俟秋高馬肥而後進○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爲天雄節度使。李周爲宣武節度使。

同平章事。○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

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爲馬步都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

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

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爲持久之計。無它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

出間使。間古覓翻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易以鼓翻用兵

以敬瑭知遠之守又有契丹之援而敬達欲以持久制之宜其敗也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戊寅

寅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爲東北面副招討使以佐盧龍節度使趙德

鈞○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犒苦楊光遠謂琦曰

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旰古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

入可一戰破也楊光遠之計狙王晏球定州之勝欲縱之令入而與之戰殊不知戰無常勝而關隘不可不扼也尋而契丹徑

入唐兵一戰而帝甚悅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

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爲水潦所壞竟不能合

復扶又翻環音怪史言天方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若契丹之援不

○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揚武谷在代州崞

朔州南考異曰代州今有楊武寨其北有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

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九域志代州南至忻州一百四十

里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誘音西審琦，洺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

於汾北之虎北口。

陳讀曰陣。下同。亦名古北口。此在太原而云陳於虎北口，又云歸虎

北口。蓋太原城側別有地名虎北口也。

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

敬瑭遣

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

唐兵自南來攻晉陽，故謂之南軍。

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

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苻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

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

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

被皮義翻。汾曲，汾水之曲。

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

二。步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

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

近其斬翻。

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

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

唐兵雖敗其衆尙彊劉知遠懼降兵復叛歸故勸殺之

是夕敬瑭出北門

出晉陽城北門也

見契丹主契

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

以前此未識面故然亦必石敬瑭之氣貌有以聳其瞻視也

敬瑭問曰

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

唐必斷鴈門諸路

斷音短鴈門有東陁西陁之險崞縣有陽武石門之隘

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

進矣

此使張敬達等果知出此豈有晉安之困哉

使人偵視皆無之

偵丑鄭翻

吾是以長驅深入知

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

言當乘初至之

其銳而用其鋒也

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

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

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

長直亮翻厚戶茂翻索昔

各翻吠房廢翻跬大案翻半步也又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

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

顧無所之

兵法置死地而後生若張敬達等能於圍落未合之時勉將士竭力致死決戰勝負未可知也甲辰敬達